

日
知
錄
集
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

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

原

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爲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斂進讀羣書上器其

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竝典校

書曹褒於東觀譔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

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

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

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縉之流咸讀祕書載之

史傳原注晉左思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

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縉

爲祕書郎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

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千百日使遷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

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

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

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

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

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

段成式爲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徧宋有史

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秘閣
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
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
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
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
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
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
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曆吳兢
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
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寶錄
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

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

乎不知今

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教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曆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即報罷

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

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悽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

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
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
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
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
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
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
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
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
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
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
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

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

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

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

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

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剛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

不能無謬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

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因文館學士攷正
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
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
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
刊本台注疏爲一面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
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
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
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
奉詔撰疏猶遵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
唐政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
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
彙精加條正乃若春秋一經願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
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初尚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
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

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

錢氏曰南

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準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敏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初始于萬曆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終一年畢工二十一年史開彫于萬曆二十四年終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

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

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

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

國志陳羣傳中事

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

與羣交更爲紀拜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邵向與印父子彰交

及見印機語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

老蚌遂出明珠

意欲爲羣拜紀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爲絕羣

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原注

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

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

題而再以淮字起行

原注南板同

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

回此姓鄭名方卽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

別敘其人與書及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

者三字名題

原注北板無者

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以敬原注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禎爲南祭酒手較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

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堦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

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簠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

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金臺紀聞曰

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

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竝存

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閒或刻之然祇以

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

原注昔時入觀

之官其說遺一書一帙而已謂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

之書帙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山長主之通儒訂之

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

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

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

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

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

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非

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

文之日

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從今文

篆籀之學童而

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

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

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

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

原注今西

安府學向無

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
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
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
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
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
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係古槎字悉改爲察而
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

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入而改爲牡丹凡萬曆以

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汝成案此條諸本並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訛譎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女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竝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編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乎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曆四十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秦昌元年卽四十八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統氏曰亭林嘗書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交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卽割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
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
因有愆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
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
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
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
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
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
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
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謾慮宏多

嘖言彌甚子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
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
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
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啓之閒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
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
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
命內閣爲貼黃之式源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

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

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癸亥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
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

黃之制敷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直陳本末懇深要渺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可爲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爲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楷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今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江鄰後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爲何語抑如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朔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

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朔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

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節如邇者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辦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詔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碑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積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處所一賡錄掌管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

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右史四事一日進史不當二曰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爲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皐等恭進累朝寶訓及實錄太祖高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寶訓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章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寶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寶訓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寶訓八卷實錄七十四卷通共二百六十四卷五卷裝爲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寶訓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愍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原注韓字直卿號勉齋先生

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

下則始自眞氏

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

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

氏

原注朱字宗道

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

原注模字仲覺號覺

軒先

四書集疏趙氏

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

四書纂疏吳氏

原注眞子號克

齋先

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

原注櫟字壽翁號定

宇先

作四書發明胡氏

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

作四書通而定字

之門人倪氏

原注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

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

四書輯釋

原注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

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

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

原注刻

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

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

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

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

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

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

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

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

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

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

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

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爲此書

但改其中愚按

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

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

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于今並有之

而改其中

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

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

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

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
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
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
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饜祿
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
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
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
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

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遶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

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

氏櫟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

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

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膝周公居東謂孔氏每傳之

以爲束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束征之說自相抵牾

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

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

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五輩所爲蓋已沈氏蓋宋元以

爲永樂中大全作備矣亭林乃亦爲所欺乎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
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
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
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
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
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
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
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

原注

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

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
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
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
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行之由清
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
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
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
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寢盛後之學者遂
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册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索內典目錄十二
卷

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

儒此白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
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詣于道二何佞
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
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
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索佐請爲之備不從方入請
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旣
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
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晉之所以
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再說載其非揚州刺史過胡人
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
又捨宅爲寺則
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
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

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
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
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
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
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
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

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舉圖
民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璠學兼內外舉圖
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原注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白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

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

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罔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

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
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
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
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
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
愚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
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爲荀子
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惡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
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
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精壁以微倖于一旦之灑
然證悟若夫聖人之孜孜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
執中尙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揚提撕意猶引
而不發至台下一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
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
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
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惡
若以爲不屬道亦不屬人相則如吉子之知覺運動與禽
獸同焉者是精則正位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明木心良
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
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
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
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

人心也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木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教有此四言之效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木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收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精微異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岐違偏全之事故在此處初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心之士欲密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卿諸說以爲闕陸王心學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閒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晝之

所爲有悖亡之者矣

唐仁卿

原注名伯元登海人萬國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

答人書曰自新學

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

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
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
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
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
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
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
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
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
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
乃爲心障與原注衛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
從心率天下之人而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
福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
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
不通而
遇之

舉業

林文恪

原注

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

言林尙默

原注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
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方游鄉序

爲弟子員卽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
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尙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

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
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
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
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
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偃偃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
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
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
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
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日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原注錢德洪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

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

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偏者自
斯人始

原注萬歷丁丑科楊起元

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

深相去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
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
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
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
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
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尙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

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

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祿為輕供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詳然以其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真

大宗師篇曰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卽化也反人爲亡从目从一八其所乘也

原注人老則近於死

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

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人

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

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

皆本乎此也後世但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

擊甕叩鈺彈箏搏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
假爲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

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

原注今謂真古

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飾先與曳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宿改爲真武園冥改爲真冥園楊改爲真楊崇文總目謂

太園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攷

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
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

味其心而已

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始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

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閒舉業所用無非
釋老之書彗星歸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
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
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
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
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
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
極無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
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
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

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躋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

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

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

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

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

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

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汝成案從沈校補

又其後則

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原注如李黃之徒汝成案從沈校補

非

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

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

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

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

任其解官自便

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己丑下書云納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

而馮疏一語不載何也

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旣深不能盡滌又

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

於末年詭僻彌甚

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

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闕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尙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難經昨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邊徂莒注曰莒詩作旅眾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開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官既是昧目禮科亦復失睛天下之人未可盡誣喪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

京注
守仁

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

原注
欽順

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閒以成牴牾之大
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
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
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
安知非其四十年閒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
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
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閒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
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

原注出莊子蹄古
筌字通兔得也

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筦陳

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

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

二家譜集具載甚明

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

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

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

原注此特朱子謙己

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

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

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

原注

因之乃著道一

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

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漢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

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

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

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如此豈不適所以彰

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

咸信之而莫能察也魏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闕憲

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

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

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為非此亦

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

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自立歸已有道南之歎

仲素想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于彥方

之行發之去一職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

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從游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

山爲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有不必修者耶

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效方昌而

好異之士已復別登旁驅則源遠而昔裴延齡掩有爲無
未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

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

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

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

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

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

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
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

託名於清湖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

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

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

朱子一生教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

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
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
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
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
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
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
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
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
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
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
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
之發當是廢字不
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
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

州原注龍溪

原注王畿

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

原注均

再傳而爲羅近溪

原注汝芳

趙大洲

原注貞吉

龍溪之學一傳而爲

何心隱

原注本名梁汝元

再傳而爲李卓吾

原注贊

陶石簣

原注望齡

昔

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
輕歷代之害重白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
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
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

原注廣孝

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

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

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

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

原注考試官蔣文定冕石文介珩

謂朱陸之論終以

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
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
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
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

原注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郡陽人朱

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

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

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
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

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

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

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攻其
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
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
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
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
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
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
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
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
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
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墻衾枕而

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盡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

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冕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妖者矣閩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

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尙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
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矜爲
錢樹桃李堪羞登輿僉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
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游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

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
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

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

日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
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

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

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謹

敢僭而加之評騭評騭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
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議其文之排偶其
評詩也于車攻則議其選徒器器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
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
選詆訶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
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羨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

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惺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
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分文理之
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
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遂相師述學術
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孫氏名鑄今世所傳孫月峯者是也 余聞閩人言學臣

之嚮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
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
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
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
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
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園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

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因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

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僱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

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
爲往來之徑

原述水經注同

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

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僊檀王是用
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僊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褥檀
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

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不宜作所其作所者妄

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潤入邱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潤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

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悞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議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漢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

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

號曰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因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鳩殺

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

之世

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

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爲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或後來有其所入耳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

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旣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

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

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

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昭曰按許曼傳曼

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爲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卽峻書而人誤以爲焦延壽也又曰易林

中加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終